

蚪蚪

弋舟 / 著

最新作品

致敬成长



作家出版社



蛛斗虫

弋舟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蝌蚪 / 弋舟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12

(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)

ISBN 978-7-5063-6603-8

I. ①蝌… II. ①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7939 号

蝌 蚪

作 者: 弋 舟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603-8

定 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弋舟 本名邹弋舟，70后实力作家；祖籍江苏无锡，西安生西安长，现居兰州；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；著有长篇小说《跛足之年》《战事》《春秋误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我们的底牌》等。

电子信箱：zou-yizhou@163.com



丁升

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我的房东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这样称呼她——我的房东。即使在她还与我毫无关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心里这样称呼她了。就像郭有琦，说起十里店，喜欢说成“咱十里店”，有种土财主的味道。那意思就是，这儿，是属于我的。郭有琦说“咱十里店”，在我听来是很滑稽的，所以我知道，我说“我的房东”，多少也是滑稽的。可是我又发现，信价者们说起自己的主时，也会说成“我的上帝”！这样一想，我就能够心安理得地呼喚房东了，我呼喚她——我的房东！

房东之于我，真的是有着神奇的力量。我喝得酒气冲天，从郭有琦那里一闷和承下来的老根性就混合着酒精暴烈无遗。我成了一个粗鄙的人，一个幻想以暴力行事的人。我冲进马斯研的宿舍，幻想着她打个半死：揪她头发，一绺一绺地揪下来，从窗子丢出去，扔在

在没有上帝和天使护卫的行程中
我就靠天边外的一片彩云活着
我不能不把它画下来
挂在床头

——赫塔·米勒《我怕故我写》

第一部
十里店

十里店被山环抱着。它是去往兰城的必经之地，兰城电厂就建在这里，因此它和兰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气势磅礴的电流，通过蜘蛛丝一般错综复杂的电网，从这里输送进兰城，支撑起了兰城那种活色生香的风度。

生活在十里店的那些日子，少年的我，经常会在夜晚游荡在黑暗的街边。这真的是奇怪，拥有着一座发电厂，十里店自己最初却总是黑暗着。那时它的夜晚漆黑一团，却有万丈的光芒从头顶奔涌而去。这种光芒的流逝，不是无声无息的，尤其在夜晚，电流滚滚而去的声音，就是一种沉闷的呼啸之声，嗡嗡地，响得人无限空虚。我徘徊在街边，在电流的蜂鸣声里浮想联翩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十里店品格高尚，是到死丝方尽的春蚕，是成灰泪始干的蜡炬。所以，我就更加不能理解，这样一个具备着崇高美德的地方，怎么就会被郭有持这样的人把持。

郭有持只是兰城电厂的一名普通工人。但就是他，一度却左右着十里店的日常秩序。我从记事起，就知道郭有持还有个名字，叫郭镰刀。我在电厂的幼儿园里哭闹，一个新来的小阿姨厌烦起来，过来拧我耳朵。其他阿姨就被吓到了，过来劝，说：

“快松手！快松手、快松手啦！这是镰刀的儿子！”

镰刀？郭有持的这个诨号是因何而来的呢？是他用镰刀砍过人吗？好像不太可能，郭有持善于使用的是菜刀。我见过他手持菜刀在十里店的街上追赶一个肥胖的男人。那男人出奇的肥胖，跑得却出奇的快，一阵风似的，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。精瘦利落的郭有持没追上人家，一回头，就看到了我。他走过来把手里的菜刀塞进我怀里，说：

“拿回去拿回去，老子还要去打牌。”

我把菜刀塞进书包里。一下子，我就觉得肩膀塌了下去，走路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了。

后来有一次，郭有持在家里将这把菜刀亮了出来，这一次，他是用这把菜刀追我妈。此菜刀非彼菜刀，此菜刀不是用来切菜的，它不是我们家厨房的那把。此菜刀专属郭有持，是他的私有财产，被他打磨得寒光闪闪；刀背也没那么厚，只是薄薄的一片，拎在手里却重如磐石——它的重量来自郭有持，郭有持赋予了此把菜刀磐石般的重量。

郭有持用它统治了十里店，如今又用来统治家庭。当时郭有持拎着菜刀追我妈，不是要砍我妈，是要我妈来砍他。他在外面和人打牌，一夜之间，把自己的房子输掉了。那房子其实也不完全是他的，是电厂的，只是被他长期霸占着，租出去坐收渔利，成为我们家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。可是，郭有持把房子输给了十里店人武部的李响部长。我妈当然很绝望。

今天想起来，我妈的绝望应该不止房子被输掉这一件事，她的绝望是累积起来的。

我妈和郭有持之间并没有法律许可的关系，他们根本没有履行过婚姻登记，就那么住在了一起，就那么生下了我。这在上世纪八

〇年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，但对于郭有持，却是不足为奇的事。他不由分说，擅自就搬进了我妈的宿舍。我妈也是电厂的工人，有一天她下班回家，就看到郭有持已经撬开了她的房门，把自己的一堆破烂家什搬了进去。之前郭有持还是比较正规地追求过我妈，也去我妈的车间里找过我妈，也在我妈的门外抽过一地的烟头。但是，隐忍和徘徊，并不是郭有持善于的方式。最终，他还是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。而不正当的手段，实在总是那么有效。电厂的领导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。那个时候，领导都无能为力的事情，你说我妈能有什么办法？领导们只是想收回分给郭有持的房子：喏，其他双职工结婚后都要退掉一处房子的，你郭有持如今也结婚了，就也退一处吧？他们这样说，实际上是助长了郭有持的气焰，说明他们已经以组织的名义认可了郭有持的婚姻。即便这样，郭有持也不妥协。他不退房子，他说：

“谁说我结婚了？结婚证呢？”

他这样颠来倒去的，很让人有真理在握的感觉。什么都是他说了算，慢慢地，大家习惯了，他也习惯了。

郭有持就是这样的人，什么时候都理直气壮，就像他时常做的那样：两根手指一弹菜刀，刀面就理直气壮地会当啷一响。他输了房子，我妈绝望，如果他还用菜刀砍我妈，那他就理屈。但是，他要我妈用菜刀砍他，他就理直气壮了。我亲眼看见的，郭有持“噌”的一下亮出菜刀。我妈立刻一声惊叫。她的这声叫，在我听来，都盖不住菜刀亮出时“噌”地那一声。那一声实在是太响亮了，我都以为郭有持终于要杀我妈了。我都几乎想冲上去，用自己的脑袋，或者脖子，去掩护我妈。但，郭有持却是要求我妈来砍他。他理直气壮地把菜刀强硬地塞过去。我妈倒像一个大错特错了的人，连连后退。这样就成了一个郭有持操刀追赶我妈的场面。我妈在房子里

躲不过，只好落荒而逃。郭有持得理不让人的样子，追出电厂家属区，追到十里店街头，一直把我妈追到荒山上，消失在密集的输电塔群中。

后来是我找到了我妈。

我逡巡在黑暗的十里店，在嗡嗡作响的电流声中，辨别出一丝嚤嚤之声，那是我妈的啜泣。她蜷缩在一家寒酸的小旅馆的门洞里，看到我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爹，一下子把头埋在了我的怀里。那时候我不过十一二岁吧，却真是觉得自己伟岸起来。我用手温柔地环抱着我妈的头，手指插进她的头发里不断地摩挲。我们母子俩的这个姿势没有维持很久。因为我很困。我在我妈身边坐下来，靠着她。头顶呼啸而过的电流声很快就把我弄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我却是在家里了。我想，是我妈把我抱回来的吧？那时候我大概已经有一米五那么高了，我妈也不过一米六吧，她是怎么把我抱回去的呢？我睁开眼睛，看到我妈的背影在光线里若有若无。她在照镜子，是在梳头吧，披散开的长发，边缘被太阳照出一圈浮动着的袅袅的光。

那个时候是春天，我家的屋外不时有一两声鸟儿的啁啾。我妈很仔细地梳了头，还抹了面霜之类的东西。我们这个家，经年不散的是郭有持的气味、烟味、酒味、菜刀味，混合着，就是一种类似硫酸一般的凛冽味。但是在这个早晨，我妈抹在脸上的面霜，那种馥郁的芬芳，终于全面占领了空气。我妈在整理她的裙子。嘿！她穿了条裙子呀，苹果绿！她在系腰侧的拉链，腰很好看地侧向一边，系好了，又挺一挺胸，让裙子在身上服帖下来。我觉得，在春天里，在一片光明之中，在鸟儿的啁啾声里，看我妈的这番动作，有一种优雅和文明之美，让她看起来都好像是春天里一棵发芽的树了。

那一天是我妈送我去上学的。我已经迟到了，我想我妈可能是

陪我去向老师解释。我觉得这没必要。因为电厂附小的老师们都知道，我是镰刀的儿子。他们根本不会干涉我，我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完全靠的是自觉。在路上我妈心平气和地告诉我，她决定离开十里店了。她说得很郑重，对我的态度也很平等，不像是做妈的跟儿子说话，像是对朋友那样地对我说：她要去找一个自己曾经的追求者，那人很有知识、很体面，在遥远的地方，一直等待着她。

我被我妈的这番话鼓舞起来，也很为她的前景感到喜悦欣慰。

“你也要好好读书，只有读书，才能让你离开这里。”我妈说，“你又不像妈妈，还有个地方可去，你得学习学习再学习，那样，你才能跑出去，离开十里店。”

我妈说：“你也看到了，这地方实在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，充满了你爸这样的人，到处都是歪风邪气。”

接着我妈对我简单地回顾了一下她的历史，说她从兰城的电力技校毕业后，如何倒霉地分配到了这里，又如何被郭有持觊觎上；她曾经求助于组织，但最终还是落在了郭有持的手里。我妈下结论道：

“其实，我在本质上就是和你爸对立着的人！”

如果不是已经到了学校门前，我想，我妈一定还能告诉我更多的事情，也能给予我更多的教诲。那时，我心里充满了要努力学习的斗志，因为我知道了，不如此不足以使自己远离郭有持。所以到了学校门口，我就有些迫不及待，想赶快坐进教室里。于是我跟我妈的告别就有些敷衍了事。我挥了下手，就跑进校门了。

二

我妈走了，郭有持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。他只是更加懒散了，电厂的那份工作干得更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这也难怪，郭有持不但心如钢铁，而且还有自知之明。他可能也早料到了，我妈这个和他在本质上对立着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。

我妈走了不久，郭有持就把徐未带回来了。徐未我是认识的，她是我们同学赵挥发的妈。我挺疑惑的，我想，赵挥发的妈怎么跑我家来了？电厂生活区，是由一排排青砖砌成的平房构成的，散布的那几栋楼房，住的是电厂的领导们。本来赵挥发家是住在楼房上的，所以，我对徐未舍高就低地跑到我们家，就更是不能理解。

徐未穿着件青灰色的外套，上面口袋非常多，中间有根暗绳可以用来系出腰姿。这种衣服叫兰博衫，那一年非常流行，著名电影《第一滴血》里的战斗英雄兰博，就穿这衣服。我知道，这衣服是郭有持的，可是那天却穿在徐未身上。

徐未进来得比较勉强，被郭有持推推搡搡的。郭有持喝酒了，兰博衫穿在徐未身上，他就只穿了件跨栏背心，露出来的肩膀和胳膊，都红彤彤地泛着酒色。我正趴在小桌上写作业，被这两个人打断，不免就心不在焉起来。我就着我们家昏黄的灯泡审视徐未，分

析郭有持的兰博衫是如何套在她身上的。郭有持对我熟视无睹，倒是徐未一直在看我，眼神总是越过郭有持的阻挡，惊惶地投向我。

郭有持进门后就把徐未往床上推，被徐未挣扎着反抗，总是不能得逞。徐未的挣扎与反抗当然不是那种义无反顾的，那样的话，她就不会穿着郭有持的兰博衫了。她穿着郭有持的兰博衫，这说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不可能是那种敌对的关系。她之所以在拒绝郭有持的企图，是因为了我。徐未惊恐的眼神，时而从郭有持的肩头，时而从郭有持的腋下，凌乱地投向我。有一下，她居然一猫腰，让郭有持扑了个空，一下子闪到了郭有持的身后，结果就面对面地站在了我眼前。我看到了，那一瞬间徐未是无地自容的。她的脸色苍白，神态涣散，像一只被迫打的老鼠，骤然站在了明晃晃的聚光灯下。那一瞬间，徐未巨大的羞愧，让我对她骤生好感。她知道羞愧呢，在我的面前。

郭有持一个恶虎扑食，回头捉住了呆若木鸡的徐未。这时候郭有持才看到我。他也愣了一下，随即对我嚷嚷：

“去去去，出去玩一会儿！”

我一声不吭地起来，把我的语文书和作文本夹在胳膊下，垂着头往外走。出门的时候，我垂着头向后看了一眼，看到的是徐未穿着坡跟皮鞋的两只脚，脚尖翘着，脚跟被拖着滑向了床边。

我出了门，在我家的小厨房里拿了张板凳，找到一个路灯下继续写作业。可是，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。我们语文老师说过，注意力不集中，是一个学生的大忌。我当时就犯了这样的大忌。徐未的两只眼睛总是从我的作文本上浮现出来。我觉得，这双眼睛挺绝望的。

我坐在路灯下，偶尔有个骑自行车或者步行的人过去，影子掠过我的作文本，那上面浮现出的徐未的眼睛，就像是被黑色的水淹

没而过。我坐了两个多小时吧，一个字也没写出来。然后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（什么差不多了？我也说不清楚），就拎着小板凳慢吞吞地往回走。

他们已经睡下了。屋子里漆黑一团。我推门进去，像是掉进一口深不可测的井里。屋子里飘荡着郭有持的呼噜声。我蹑手蹑脚地摸到自己的小床上，听觉与视觉出奇的敏锐。黑暗仿佛一块磨刀的石头，把我打磨成了一个充满警惕的人。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训练有素的侦察战士啦：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潜伏在草丛里，敌人的探照灯不时从我头顶扫荡而过，我沉着镇定，即使燃烧弹点燃我的身体，我也任由烈火焚烧，而不是哇啦哇啦叫着跳起来暴露目标……

所以，徐未刚刚有所行动就被我发现了。她在穿衣服，发出窸窣之声。所谓窸窣之声，就是指细小的摩擦声，但是在我听来，这窸窣之声却是如此喧哗，比郭有持的呼噜声嘹亮得多。郭有持的呼噜声已经成为黑暗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而这窸窣之声却是黑暗之外的声音，所以格外尖锐。

我看到一个灰影子从那张大床上战战兢兢地爬下来。那是徐未。她在翻越郭有持，像翻越万水千山一样的艰难。当她终于安全地把双脚落在了地上，而郭有持鼾声依旧，我都暗暗舒出一口气。我看到徐未拎着她的坡跟皮鞋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从我的床边无声无息地经过。我以为她要成功了，就要像美丽的阿诗玛一样，逃离地主热布巴拉家，就要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了。但是，她却突然止步不前。她怎么了？莫非是光脚踩上了一颗图钉？我不免为她担忧，支起身子往她的脚下看。这一看，我也有了魂飞魄散的感觉。我看到了什么？我揉了揉眼睛，才可以确定，那是一把菜刀。

它斜插在我家青砖铺就的地面上，不是插在砖缝间，而是硬生生剁在一块整砖上面。我家的砖有多硬，我是最有发言权的，我用